

倪柝聲生平與思想 1948 ~ 1952

摘要

倪柝聲 (1903-1972) 對華人教會的影響深遠，關於倪氏的研究向來是華人教會中極富爭議的領域，對於其神學思想與生平的研究的爭論也未曾停止過。從倪氏過世至今的四十年間，藉著許多相關傳記與回憶錄的出版，建構了倪氏生平與思想。但仍缺少專書或專文，將這些傳記與回顧類的著作分階段並主題式的評析。本文旨在藉傳記與回憶錄類的文獻回顧，探討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這段劇烈變動的時期：一九四八年倪氏恢復職事，一九四九年中國政局轉變，一九五二年被捕。這段時期是倪氏及教會的歷史分水嶺，從其中並探究以下二方面的主題：(一) 藉由整理倪氏與三自革新運動的關係，討論倪氏在這段時期對教會的帶領，對政府的立場，對政治局勢的反應，對於參加三自的態度，以及倪氏個人思想的轉折；(二) 倪氏被捕，他所受指控並政府對他的判決，也藉此探討其「殉道史觀」。研究與寫作方式是，依照作者或著作一一回顧並適時評論。在二個主題的後段，以問題討論的方式對於重要問題加以探討。評析內容以倪氏的發表為主軸，以其他學者或筆者觀點為輔。研究這段動盪時期中二個高度爭議性的主題，藉此梳理並重建倪氏的歷程與思想。

關鍵字：倪柝聲思想、倪柝聲生平，三自，殉道

二〇一一年九月，《天下雜誌》的封面有一個醒目的標題：「轉型中國」。更令人震撼的是其中的內容：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和巴西的第三大基督教人口國。¹原《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戴維·艾克曼 (David Aikman) 在《耶穌在北京》 (Jesus in Beijing) 一書中曾預測，中國極有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而在今日中國大陸數以千萬計的基督徒人口中，他們大部分的領導者都是受倪柝聲 (1903-1972 A.D.) 神學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所影響的範圍與人數，遠超過他曾領導的教會系統，即所謂的「小群」、「教會聚會所」或「地方教會」。²還有為數可觀的家庭教會，在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重新開放以後才得以重見天日，據估計人數竟達到五千萬左右。³而今，根據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粗略統計，中國有一億一千多萬基督徒 (含天主教)，每天還新增一萬名教徒，其中六成以上是家庭教會信徒。⁴而這些家庭教會也深受倪柝聲與王明道思想的影響。⁵

中國教會的過去、中國教會的將來，都離不開倪柝聲思想其廣大而長遠的影響。為著瞭解中國教會的過去與未來，倪氏的思想絕對需要更多的重視與研究。本文將就著七個方面，對倪柝聲思想研究的文獻作回顧與評析。(一) 倪柝聲在海內外的貢獻與影響，回顧學者們對倪氏影響的形容與陳述。(二) 倪柝聲的神學思想，旨在回顧倪氏思想形成過程所受的影響與所得的幫助，

¹ 《天下雜誌第 481 期》(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194。

² 許宏度主編，廖元威、呂沛淵等著：《屬靈實際的追尋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聲的思想》(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初版)，頁 105。

³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宇宙光出版社，1993，初版)，頁 81。

⁴ 《天下雜誌第 481 期》(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194。

⁵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宇宙光出版社，1993，初版)，頁 80。

及其思想的一些特點，並加以評析。(三)倪柝聲的人觀、(四)倪柝聲的教會觀。關於神學主題方面，先回顧並討論最受關注的人觀與教會觀，其他神學主題，本文暫不涉及。(五)倪柝聲與教會本色化，這是接續教會觀的主題。(六)倪柝聲與三自革新運動；(七)倪柝聲所受的指控與判決。最後這二項，雖不直接涉及其神學思想，但相關著述與研究不少，也牽涉到倪氏思想所受的巨大衝擊與歷史評價，確有回顧與討論之必要。除此之外，還有六方面的主題，分別是：倪柝聲的基督論、聖靈論、救恩論、末世論、釋經觀、傳記類。限於篇幅待日後繼續完成。

本文寫作原則是，依照作者或著作一一回顧。評析的部分若針對個人，將於回顧的部分適時評論；若是綜合性的評論，則於每一個主題後段，以問題討論的方式，進行對話式的評論。評論內容將以倪氏的發表為主軸，以其他學者或筆者觀點為輔。

倪柝聲的影響與貢獻

假如我們要找一個從當代到後代，對中國教會和外國信徒都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相信沒有比倪柝聲更合條件的了。他於本世紀初建立的教會，到本世紀末仍然健在；他寫的書穩占基督教書局一個位置。⁶在近代華人教會歷史中，倪柝聲無疑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他創始了地方教會運動，透過他的講台和文字工作，他的神學思想深入而廣闊的影響了華人教會保守派的路線，無論是贊成或反對他的，都不能忽略他對華人教會的貢獻。⁷他開展了極具擴展性的本土教會運動，稱之為「小群」。在 1949 年當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政權時，這項運動已集結了七萬多信徒。⁸而倪氏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更可以由另一事實看出：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後，好些華人教會和華人教會史的研究都是以他為對象。⁹金彌耳 (Angus I. Kinner) 稱他為「中流砥柱 (Against the Tide)」。¹⁰賴融恩寫到華人教會領袖時，稱他為「卓識之士」。¹¹從他受益最多的李常受，稱他為今時代獨特的恩賜，並「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¹²

倪柝聲的影響不僅在中國與華人教會中，因著他的著作翻譯成外文的數目甚多，受到不少西方教會人士的歡迎，華人信徒中對西方教會有廣闊影響的，倪氏是其中之一。¹³在眾多中國教會領袖中，倪柝聲有他獨特之處，就是他的影響不單在中國人中，也遍及全世界。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銷售上百萬冊。Danna Robert 寫道：「透過印刷媒體，他的書持續影響著全球福音派人士對聖經的解釋」¹⁴他很可能是最為外國人認識的中國信徒之一。¹⁵

倪氏的影響不僅是全世界基督教書房的一個位置，也不僅是所有愛主尋求信徒書架上的一隅。相關主題的研討會更是方興未艾。其神學思想與所帶領之教會的實行，甚至他這人一生的歷

⁶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頁 803。

⁷ 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研究》（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5，初版），頁 14。

⁸ 許宏度主編，廖元威、呂沛淵等著：《屬靈實際的追尋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聲的思想，從新約的觀點看倪柝聲的聖靈觀》（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初版），頁 49。也有的資料提到是九萬信徒。如呂沛淵倪柝聲弟兄的教會論提到，1949 政權易手之時，地方教會信徒總數約九萬，佔全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十分之一。

⁹ 許宏度主編，廖元威、呂沛淵等著：《屬靈實際的追尋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聲的思想》（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初版），頁 14。

¹⁰ 金彌耳 (Angus I. Kinner) 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7）。

¹¹ 賴融恩：《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基金會，1984），頁。另外二位是山西的「謙謙君子」楊紹唐，和北京的「剛毅之士」王明道。

¹² 李常受：《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倪柝聲》（台灣福音書房，1996，四版），頁 372。

¹³ 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研究》（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5，初版），頁 14。

¹⁴ 許宏度主編，廖元威、呂沛淵等著：《屬靈實際的追尋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聲的思想》（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初版），頁 50。

¹⁵ 許宏度主編，廖元威、呂沛淵等著：《屬靈實際的追尋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聲的思想》（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初版），頁 105。

程，都將持續對東西方的基督徒與教會的實行，帶來不可抹滅的貢獻與影響。今日的世界，沒有人可以忽略中國；今日中國的轉型，沒有人可以忽略基督信仰與教會的影響；中國教會的過去與未來，更沒有人能不瞭解倪柝聲。誠如李常受所言：主興起倪柝聲弟兄，成了給這時代獨特的恩賜，不只是為著中國，要是為著全地。¹⁶

倪柝聲與教會本色化

中國曾是全球最大的海外宣教工場，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倪柝聲所領導的地方教會又是人數最多的中國教會。因此，除了從神學思想來探討倪柝聲思想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是就著教會本色化的角度，探討倪氏在這方面的影響。

按著歷史來說，一九二二年爆發非基督教運動，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秩序意識、國家主義發生衝突。¹⁷至一九二五年五三慘案之後，民族主義浪潮達至頂點，中國教會本色化的呼聲亦因而高唱入雲。¹⁸而當時中國教會主要以本色化運動來回應非基督教運動的攻擊與挑戰的論調，已成為大多數史家的共識。¹⁹所以，就著歷史上的討論而言，大多將教會本色化定位於「回應」。

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原意為「土生土長」。當兩種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觸時，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激盪，直至此一外來文化逐漸演變，終於落地生根成為本土文化，此過程稱為「本色化過程」²⁰。基於上述本色化的定義，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之意義乃指基督教思想在中國文化社會系統中尋找落腳生根開花結果之過程。²¹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基督教在中國關連化 (Contextualization) 或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之必要性或可行性－從中國教會歷史發展觀點檢討之》認為倪氏的教會本色化，帶著相當程度的教會內的排他色彩。影響力非常大，對中國地方教會的建立貢獻不小。主張直接讀聖經而不管原來的傳統神學、教會觀念是什麼。今天很多中國教會，都受到倪柝聲、王明道於此方面的影響。²²

林榮洪：《風潮奮起的中國教會》：仔細分析和探討中國教會在二十年代，如何迎戰規模龐大的反基督教運動。論及當時教會本色化的回應行動。²³

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倪氏在《工作的再思》裡為中國教會提供一個極為本色的治會法。認為這不只是三自 (自立、自養、自傳) 的原則，還加上「自治」，成為「四自」。²⁴

邢福增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對於中國自立教會的研究，主要是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與倪柝聲的聚會所，受到較多關注，但主要是著眼於他們的神學思想而非教

¹⁶ 李常受：《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倪柝聲》(台灣福音書房，1996，四版)，頁 4。

¹⁷ 邢福增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頁 176。

¹⁸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基督教在中國關連化 (Contextualization) 或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之必要性或可行性－從中國教會歷史發展觀點檢討之》(宇宙光出版社，1993)，頁 99。

¹⁹ 邢福增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頁 272。

²⁰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基督教在中國關連化 (Contextualization) 或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之必要性或可行性－從中國教會歷史發展觀點檢討之》(宇宙光出版社，1993)，頁 55。

²¹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基督教在中國關連化 (Contextualization) 或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之必要性或可行性－從中國教會歷史發展觀點檢討之》(宇宙光出版社，1993)，頁 56。

²²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基督教在中國關連化 (Contextualization) 或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之必要性或可行性－從中國教會歷史發展觀點檢討之》(宇宙光出版社，1993)，頁 80。

²³ 林榮洪：《風潮奮起的中國教會》(香港：天道書樓，1980)。

²⁴ 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研究》(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5，初版)，頁 297。

會組織。認為他們有一共同特色，就是與西方宗派間存在著對立或緊張的關係。²⁵

一、建立本色化教會，是否為倪氏的教會觀？

若照著本色化的定義，是指著二個文化相互激盪的過程，而使外來文化逐漸演變，成為本土文化。顯然的，倪氏的教會觀幾乎不含這樣的成分，也不講這樣的過程。甚至他還說：「請你們記住，善和惡是屬於同樣一棵樹，同樣都不是生命。中國的強盜所作的惡固然不是生命，就是中國的孔子、孟子、王陽明所行的善也不是生命。今天中國的基督教裏，有許多的講臺都是以聖經為題目，而講孔孟之道。這個錯誤不知是有多麼深。你們所摸著的，如果只是善，結果一樣都是死亡；只有摸著神自己纔是生命。」表示倪不僅不融合孔孟之道，還刻意劃分其巨大的差別。倪氏還對本色化提出危險的警告：「反對人的遺傳，而流入不信派的論調，如現今提倡本色教會的人們然。」²⁶李佳福在《倪柝聲與中國「地方教會」運動(1903-1972)》的論文提出，倪氏所領導的地方教會似有「反本色化」的意思。²⁷總結而論，倪氏的教會觀應無「本色化」思想，亦無「反本色化」思想，只是簡單遵從聖經，卻同時具備了本色化與反本色化的特點。但倪氏本人並不贊同當時本色教會的論調。

二、倪柝聲的本色化是對於二十至三十年代對基督教攻擊與挑戰的回應嗎？

回顧歷史，探討教會本色化運動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將本色化運動定位為「回應」。但倪氏對這種回應的潮流不表贊成，他說：「現在迎合潮流的報章等，都是提倡本色的教會；他們的種種說法，層出不窮。我們到底不是要爭什麼意見，不過要學習看神的旨意何在，神的話如何說。除了神的話（聖經）之外，我們並不知道別的；...我們所應當服從的，只有聖經的教訓；此外，我們不必管它。...如果讀者能容忍他報推翻宗派，設立本色教會的論調，則我希望你們也肯容忍本報提倡聖經教會的言論。」²⁸當倪氏論到本色教會時，他提出另一個詞來說明他的立場，就是「聖經教會」。所以他還曾提到：「有一點是我們所應當留心的：我們無論在甚麼事上，都不要違反聖經。...處今本色教會高唱入雲之際，（也許教會不久將有大變更，）讓我們明白神對教會的旨意是甚麼；庶幾不至一誤再誤。」²⁹倪氏表達出他所重視的是聖經與神對教會的旨意，並不在意「回應」。正如他自己所言：「近來本色教會是一種時尚的提倡；我們以為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回到初世紀使徒的光景與方法；所以我們對於教會問題，是專向新約的目標去傳播，而不受任何宗派的支配。」³⁰

雖然大多數史學研究者，認為本色化是對於當時非基運動的回應。但本文提出另一種觀點，做為參考。在庚子拳亂發生之後，喚醒西方許多基督徒為主在中國的行動禱告。主回應了這樣的禱告，雖然許多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殉道，但主興起一些中國本地有能力的事奉主者，如王明道、許志文、宋尚節都在那幾年內相繼出生。至三〇年代正好是他們盡職的年代，自然而然帶出所謂具有「本色化」的教會。與其說是教會對世局的回應，不如說是神對那時代禱告的回應。

三、倪柝聲如何看待三自³¹，是否為了教會本色化而實行三自原則？

²⁵ 邢福增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7），頁274~278。

²⁶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七冊：《基督徒報（卷五）》〈問答（八）〉，頁172。

²⁷ 李佳福：《倪柝聲與中國「地方教會」運動（1903-197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0），頁326。

²⁸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七冊：《基督徒報（卷五）》〈編者與讀者〉，319~320頁。

²⁹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四冊：《基督徒報（卷二）》〈主的委任〉，頁87。

³⁰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七冊：《基督徒報（卷五）》〈基督徒報出版廣告〉，頁。

³¹ 「三自」一詞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被使用，以說明基督教宣教運動的一個重要政策，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國教會或多或少地採用。最早提出三自原則（three-self principle）的是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的亨利·范恩（Henry Venn, 1796—1873）和美國的盧夫·安德生（Rufus Anderson, 1796—1880），他們最早提出了"indigenous church"

倪氏在《工作的再思》中提到「三自」的觀點。但他提到三自時說：「有一句很時髦的話，就是教會要自立、自養、自傳。」表示倪氏的三自觀點應該不是從外面的「時髦」學來的，而是照著聖經的實行，認為這是符合聖經的作法。³²他的觀點是：第一，是為了解決工作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倪氏認為若是工作和教會混在一起，是工作來替教會預備會所，設立聚會。如此教會就難以自立、自養、自傳。這樣教會就不能長進，工作也難以擴充。³³第二，是為了解決教會組織中的三個問題：牧師、禮拜、禮拜堂。³⁴若以三自的觀點，則可解決這三個問題。關於「自立」：就是聖經裏的教會，只有當地長進的弟兄起來作監督，卻沒有一個外地工人留守在那裏管理那個教會。關於「自傳」：教會的聚會不是工人負責的，乃是本地的弟兄隨著神所給他們的恩賜，來服事其他的弟兄。性質乃是互相彼此的；而非單方主動的。關於「自養」：聚會的所在不是正式的，乃是家庭的。人少時，在一家聚會；人多時，可以分多家聚會。甚麼時候要聚集一起，就可以另找公共的地方。倪氏認為，若是教會能如此作工，自立、自養、自傳，就都是沒有問題的。³⁵因此倪氏三自的觀點是從聖經與他對於教會歷史的觀察和實行的經驗得來的，與本色化運動的想法無關。金彌耳提到有位宣教士評論倪氏說：「這個運動的領袖，他曾使福音極度的具體化，不但是純聖經化的，也是純中國化的。」³⁶這句話很可以代表倪氏的三自與本色化的關係。倪氏的用意是「聖經化」非本色化。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原來只想依照聖經行事，結果卻成為中國本色自立教會的典範。³⁷

倪柝聲與三自革新運動

從中國新政府上台到倪柝聲被監禁，這幾年間倪柝聲無可避免的，必須對三自革新運動做出一些反應。他對當時的世局，和三自革新運動的關係，除了倪氏本身的交通之外，還有以下這幾位作者，以專文或書籍的方式談到。

盧昭靈：《景風，七十三期，三自愛國運動成立始末》。主要提到韓戰爆發後，中共為奪教會行政權，而有三自愛國運動。本文對於北京會議的過程，及參與的人，與發表的談話有詳細的史料。也提到倪柝聲參加北京會議的一些情形。³⁸

李提源：《景風，六十九期，論「三自」與愛國運動》。將三自與愛國運動作區分，認為三自不一定愛國，而愛國必先三自。但倪柝聲只講三自，卻不配合抗美援朝。³⁹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前言介紹了倪柝聲所經歷中共五〇年代的整肅運動。說到倪氏即使在他被困以前，因為受了親戚張汝勵等人的影響，曾經在不違背聖經基本信仰前提下試圖與政府當局充分合作。他曾經帶領在「上海聚會處」聚會的信徒參加三自愛國運動，也親自主持教會內的政治學習，並發表了「我是如何轉過來的」重要講話，以說明他如何認

（本色教會）一詞，提出了本色教會原則：self-supporting（自養），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 這個詞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養、自傳」，很多的中國教會都或多或少地使用這一政策。

³²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冊：《工作的再思》〈合一與分開的根據〉，頁 210。

³³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冊：《工作的再思》〈合一與分開的根據〉，頁 210。

³⁴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冊：《工作的再思》〈合一與分開的根據〉，頁 265。在今天的教會組織中，一個教會在一個地方能不能成立，除了弟兄姊妹之外，就是看有沒有牧師？有沒有禮拜？有沒有禮拜堂？這三個，按著今天的風尚來看，乃是教會的三大要素。...但是，這是不是合乎聖經的呢？在初期的時候，人是不是要有這三個，然後纔能成立教會呢？

³⁵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冊：《工作的再思》〈合一與分開的根據〉，頁 300~301。

³⁶ 金彌耳（Angus I. Kinner）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7），頁 236。

³⁷ 李佳福：《倪柝聲與中國「地方教會」運動（1903-197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0），頁 326。

³⁸ 盧昭靈：《景風，七十三期，三自愛國運動成立始末》（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3），頁 16~31。

³⁹ 李提源：《景風，六十九期，論「三自」與愛國運動》（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2），頁 24~27。

識到他以前認為信徒應當「超政治」的「錯誤觀念」。記載倪氏雖然嘗試與政府配合，但之後仍然被捕的過程。內容並收集了當時報紙的報導和起訴書等相關史料。附錄一收錄了倪柝聲「我是怎樣轉過來的」談話全文。書中大部分的篇幅是建立倪氏二十年監牢生活的剪影，也是其他相關書籍很少提到的，很有參考價值。⁴⁰

邢福增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在第二章「打掃房子」提到控訴運動受到基督徒聚會處與安息日會反抗的情形。也論及倪氏在過程中思想與態度的轉折。⁴¹

邢福增著：《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這本書應該是將這段時間的歷史與倪氏思想的發展作最詳盡介紹的一本書。要瞭解這段過程，此書很有參考價值。書中以倪柝聲、基督徒聚會處、三自運動的互動關係為討論焦點。特別是第二章與第三章，疏理倪氏對國家社會的立場，尤其中共執政後的轉變；被捕前的三自運動的關係，政治立場。以論到倪氏被捕後對各地基督徒聚會處的影響；及肅清反革命運動後到 1958 基督徒聚會處的自我定位及重建工作。⁴²

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有一段論到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之興起。提到當時全國性控訴運動的展開，強迫各教會政治學習。也談到倪氏與三自不合作的態度而被捕的原因。⁴³

江守道著：《倪柝聲，倪柝聲生平特輯》。按著時間順序回顧倪氏的一生。寫到倪氏由港回中國之後所發生一連串的事。包括北京會議，控訴會等。以及在那期間倪氏的反應與服事，至終被監禁。⁴⁴

金彌耳 (Angus I. Kinner) 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作者是英國人，曾是海外宣教士。這本書是眾多倪柝聲傳記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不僅對倪氏的生平有詳盡的敘述，也適時作出評論。其中的第十八章「試煉」，詳述倪氏被指控，以及當時一些官方的報導，還有控訴會的紀錄，以及倪氏所受的判決記錄。在史料和記錄的收集上，較其他倪氏的傳記更加詳盡。⁴⁵

陳福中著：《倪柝聲傳》。第十四章，「遭到了挫折」，說明倪氏的超政治立場如何遭到了挫折，面臨內心極大的痛苦。但倪氏盡量調整自己，如何持守信仰又能面對新政局中痛苦的思想掙扎。⁴⁶

藉著福音把中國打下來

「增加銀行裏的存款，就是零零零零的增加，不會叫你喜樂；只有為神節省，為神勞苦，增加價值，這樣的人心中纔能有真正的喜樂。我們若真能這樣去實行，就能把全中國打下來，甚至整個南洋都打下來。」⁴⁷

⁴⁰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

⁴¹ 邢福增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道風書社，2008，初版）。

⁴² 邢福增著：《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所，2005，初版）。

⁴³ 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中國福音會，1997，初版），頁 44。

⁴⁴ 江守道著：《倪柝聲，倪柝聲生平特輯》（香港：拾珍出版社，2010），頁 327~364。

⁴⁵ 金彌耳 (Angus I. Kinner) 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7）。

⁴⁶ 陳福中著：《倪柝聲傳》（基督徒出版社，2004，初版），頁 106~116。

⁴⁷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一冊：《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同工聚會（十二）——錢財與職業〉，頁。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為著自己，我們都必須為主而活、為福音而活。我們不能只有一部分的人出來，其餘的人不出來，我們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出來，都為著福音。教書的、作買賣的，都需要為著福音擺上一切。主在第一世紀所作的，也要在今天作。我們不怕相信第一世紀的福音，我們不怕傳第一世紀的福音，我們也不怕作第一世紀福音所作的。如果我們全體的為福音擺上去，就可以把全中國打下來；人沒有法子抵擋。假如我們不相信徹底的福音，假如我們不徹底的奉獻，我們就很難被主所用。」⁴⁸

「今天教會的工作要恢復，就必須一千的先被恢復；教會的工作要恢復，也必須教會的權柄被恢復。單單一千的被恢復不穀，單單教會的權柄被恢復也不穀。如果所有的一千都起來，我們很容易就把中國打下來。誰能穀經得起幾百個一千的人全體動起來呢？若神在我們當中作這個工作，人的得救就是前所未見的。」⁴⁹

一九四八年教會的事務，「移民的事如果能穀大量的作，我相信沒有多少年，中國要打下來。今天如果再像從前一樣，一個一個的救人，再過一千年也沒有辦法。今天，在中國信主的人，天主教的不算，更正教連我們還不過只有幾十萬人，大概是六十萬人。一百多年的傳福音，只有六十萬人！就是在這六十萬人中，有多少人得救，我們還不知道。所以，如果神在這裡作，我相信，要有一條得勝的福音的路出去。」⁵⁰

「在這事上你們必須厲害、兇狠；你們如果穀厲害，不管誰當政，我們都能把福音傳遍全中國。主如果在我們身上有路，福音如果在我們身上有路，我們很容易就把福音傳遍中國。只要是為著主，我們一切花費不計，我們不要為主省；為著主，甚麼都不該省。沒有甚麼花費在主和主的福音上是會太過的。（約十二 7~8。）我們必須毫不保留，沒有一點是為著世界的。」⁵¹

一九四九年，當中國大陸的政局確定轉變時，倪氏雖然感受到這將是個劇烈的變動，但他以此劇變的環境來鼓勵信徒，要抓住機會傳揚福音，或許能帶進另一個復興。他說：「福音在中國初萌期間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在這期間神在中國興起許多愛主的青年人，...在這局勢變動之際，我們要特別加緊，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也許又是另一個神復興的四年。如果我們又錯過，以後就難了。俄國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十一年間，信徒人數增加了三十倍。那正是在俄國變動最劇烈的時候。同樣的，在最艱難之時，我盼望你們都能作你們所不能作的事。歷史上基督徒都是抓住機會，為主拚上，結果就作了他們所不能作的事。」⁵²從這段話可以讀出，倪氏已嗅出，新政府對福音的行動將會有攔阻的味道。但他仍盼望能作出，他們所不能作的事。

倪氏採取的態度是，不惹政府的氣，安靜的作。他也感受到，時間可能不多了。他說：「在大陸，人民政府攔阻福音的行動，我們盡量不故意惹他們的氣，只是一個一個安安靜靜在那裏作。主已經把中國的福音交在我們手裏，如果我們多作，作得厲害，主早晚要得著這地。我們總要盡力順服，盡力勞動，親手作事，多多禱告，求主給智慧。時間已經不多，不知何時會失去機會。」⁵³但是這一切局勢的轉變，似乎比倪弟兄所估計的來的更急，更嚴重。

⁴⁸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一冊：《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同工聚會（十八）—身體的事奉〉，頁 236。

⁴⁹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一冊：《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同工聚會（二十）—全體事奉〉，頁。

⁵⁰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五冊：《教會的事務》〈與港穗同工談話記錄〉，頁 94。

⁵¹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五冊：《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第八篇 特別談話—交出來〉，頁。

⁵²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五冊：《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與港穗同工談話記錄〉，頁 39。

⁵³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五冊：《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與港穗同工談話記錄〉，頁 39。

共產主義主張凡物公用，這個主張是馬克思從使徒行傳中引用來的。如果有一天，必須由共產黨來教訓基督徒要凡物公用，要變賣一切，按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這乃是叫基督徒羞恥的事。正當的基督徒是不為自己積蓄錢財的，乃是撇下一切，以作基督徒為正業的。

「這樣見證的結果，使當地政府頂滿意，本來縣政府頂懷疑我們，常有幹部來調查；現在反而下令、出告示保護我們。二千五百里範圍來回巡看的幹部對我們說，十二年之後，我們也會作到像你們這樣的地步。」

均平不是叫我們懶惰，乃是叫我們能有餘為著別人。

在弋陽的弟兄姊妹給共產黨調查，差不多查到骨頭、骨髓裏面去；他們查到一個地步，比兩刃的利劍還要厲害。但他們看見我們的弟兄姊妹覺得希奇。他們逼人要平均，因為怕人不作；但我們卻主動的實行。

講時：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講地：香港「工人如果有需要，不要仰望人的手。或者需要找半天的工作，像現在在大陸上的作法。現在大陸人民政府有所謂的『共同綱領』，指出有所謂四大階級：(一)小資產階級；(二)農民；(三)民族資產階級；(四)工人。這四者合起來當政，稱為『四大階級聯合專政。』他們的實施是模倣使徒行傳中『凡物公用』的原則，無黨無派，全國都是工人，一切產業歸國有。」⁵⁴

到一九五〇年初，倪弟兄迫切的負擔仍在福音的傳揚上。雖然時局改變，他在香港繼續鼓勵說：「在這事上你們必須厲害、兇狠；你們如果穀厲害，不管誰當政，我們都能把福音傳遍全中國。主如果在我們身上有路，福音如果在我們身上有路，我們很容易就把福音傳遍中國。」⁵⁵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引起中美二國的政治衝突。⁵⁶為著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中國大陸興起「三自愛國運動」在吳宗耀領導之下，教會不僅「三自」而且參加「抗美援朝」和一切愛國運動。但倪柝聲、王明道等，「舊式」的三自運動領袖，只講三自，卻不願參加「抗美援朝」。因此，「三自運動」與「三自愛國運動」是迥然不同的。⁵⁷這也使倪氏陷入險境。

倪柝聲對他所面臨的險境曾採取一系列的應變措施。他在不違反聖經教訓的原則下，試圖和政府配合。⁵⁸倪氏身為教會領導人，盼望保護信徒與信仰自由而努力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倪氏自己為著福音能繼續在中國傳揚所說過的：「我們盡量不故意惹他們的氣(人民政府)」。但是當時的環境實在變動太大也太快，很多政治上的事，應該也是倪氏無法預料的。

關於他與「三自革新運動」的關係和歷程，以下簡要作一些整理。可以看出倪氏所面對痛苦的轉變與掙扎的過程。

一九五〇年底，他公開擁護「三自革新宣言」。⁵⁹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倪以全國性團體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參加「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共分四類：全國性團體代表、區域性團體代表、地方性團體代表及個人代表。王明道，倪柝聲，楊紹堂，賈玉銘等基督教領袖共計一百五十一人參加。參加會議的教會領袖，各懷心事，會議後也各

⁵⁴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五冊：《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與港穗同工談話記錄（三）〉，頁。

⁵⁵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五冊：《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特別談話一交出來〉，頁 98。

⁵⁶ 盧昭靈：《景風，七十三期，三自愛國運動成立始末》（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3），頁 16。

⁵⁷ 李提源：《景風，六十九期，論「三自」與愛國運動》（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2），頁 24。

⁵⁸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 10。

⁵⁹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 10。

奔前程。⁶⁰於二十一日會議最後一天，經全體代表同意發表三個文件。由吳耀宗領銜簽名，倪柝聲排名第八，可見三自發動初期，吳耀宗及其同工，頗有意借助倪的聲譽。後來關係弄僵，最後倪以反革命罪入獄，客死安徽。⁶¹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在一次由他在上海教會裡親自帶領的「政治學習」中，發表一篇重要談話，題目是「我是怎樣轉過來的」。⁶²這是一次石破天驚的談話⁶³，倪氏承認以往「超政治」的思想是錯誤的。他提到幾個重點：第一，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承認超政治的錯誤思想。第二，要有反帝的立場，承認帝國主義曾利用基督教。第三：我們的三自，從宗教觀點看已經三十年了；從政治立場看，連一天都沒有起頭。⁶⁴

這或許是倪氏思想上一次最痛苦的轉變，可以看出他極端受壓甚至絕望至死的心境。他在這段談話前先作一點見證，他說，多年來經過許多事，從未作過絕望的禱告。但如今他卻二次提到「主阿！求你接我回去！」在那幾個月之中，對倪氏而言，是翻天覆地的。⁶⁵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倪氏這樣的談話，並非對教會確定的帶領，而是將這些想法擺在弟兄姊妹面前，讓眾人在神面前尋求。因此他說：「所以我覺得要把我自己轉過來的情形和你們談一下，讓你們也在神面前看一看，到底這條路是不是這樣走的。」⁶⁶

倪氏會有這樣的轉變與考慮，相信與北京會議上，政府說明了「共同綱領」上所保證宗教自由的態度有關。這種自由的權利只能為那些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所享有，而不能為反革命份子所享有。⁶⁷因此，為了保住信仰的自由，倪領頭政治學習，不被冠上反革命的名號。但日後倪氏發現，情況並非如此單純。即使不惹政府的氣，也無法保全信仰。事實證明，經過尋求，倪氏與上海教會並沒有真的走上三自革新這條路。上海教會許多信徒心裏對這件事也是抗拒的。後來倪氏有所轉變，將原來支持控訴的立場，轉而以信仰為理由反對控訴。⁶⁸既然倪氏確定不走這條路，當然，鬥爭與逼迫的路正等著他。

一九五一年底，倪柝聲與三自革新運動正式決裂。倪氏以合法鬥爭的方式來向政府控告三自革新干涉信仰。⁶⁹在此之前，倪氏一方面帶領各處地方教會參加三自革新運動，但另一方面在五〇年於上海召開全國性同工聚會，決定移民傳揚福音的計畫。⁷⁰在福音移民的交通中，倪曾說，「移民的事如果能穀大量的作，我相信沒有多少年，中國要打下來。」⁷¹這句「中國要打下來」，

⁶⁰ 盧昭靈：《景風，七十三期，三自愛國運動成立始末》（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3），頁16。

⁶¹ 盧昭靈：《景風，七十三期，三自愛國運動成立始末》（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3），頁18。

⁶²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11。關於「我是怎樣轉過來的」這篇談話記錄。部分人否認它的存在。但大部分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都提到或引用了這份記錄。吳秀良還特別提到，他存有本文張錫康的手抄稿。且說，安那翰水流職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有珍藏的鉛印本。

⁶³ 陳福中著：《倪柝聲傳》（基督徒出版社，2004，初版），頁110。

⁶⁴ 邢福增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道風書社，2008，初版），頁110。

⁶⁵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156~157。

⁶⁶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157。

⁶⁷ 江守道著：《倪柝聲，倪柝聲生平特輯》（香港：拾珍出版社，2010），頁358。

⁶⁸ 邢福增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道風書社，2008，初版），頁110。

⁶⁹ 邢福增著：《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所，2005，初版），頁187。

⁷⁰ 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中國福音會，1997，初版），頁44。

⁷¹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五冊，教會的事務》（台灣福音書房，1997），頁94。

也成為日後倪氏的罪狀之一。⁷²還有，倪氏也抓住機會，非常積極於文字的出版，為信徒們預備更多屬靈材料，作為堅固他們信心的工具。⁷³這些舉動應該都讓政府對他充滿不安和疑慮。一九五一年底，中共發動五反運動，他就像其他資本家樣遭殃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倪氏在瀋陽被捕，表面的原因是生化藥廠的經濟問題。⁷⁴但背後的原因，應該是前面所描述的：不配合三自革新、帶領福音移民行動，加強文字工作等。所以，倪氏一九五二年被收押，只是關而不判，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為了先將他控制。

關於倪氏與三自革新運動的關係，有幾個問題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

一、倪氏帶領參加三自革新運動，是否代表他同意其觀點呢？

倪氏自己說過，他的教會三自觀點是從聖經而來，並非跟隨當時的時尚潮流。更遑論三自革新運動的觀點，不僅是教會三自，還要抗美援朝。這絕對不可能是倪氏的三自觀點。他既然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為何還曾有一時帶領教會參與。本文認為主要是基於三個原因：一、聖經明文教訓，順服政權和代表的權柄；二、對新政府的「共同綱領」還有盼望，或許真能保障信仰自由；三、希望福音能不受攔阻遍傳中國。

二、倪氏帶領參加三自革新運動，是否讓教會與政治聯合？

當時，中共當局從建設新中國的長遠計畫著手，主張信與不信，應當同負一轡，強調愛國與民族自尊。中國信徒遂在一嶄新而特殊的環境中，見證基督。超然於政治之外，既然不可能，又何必來和政治掛勾？⁷⁵所以，本文認為這與政教聯合無關。只能說，倪氏對於整個政局的變化，也是無法確定掌握判斷的，只能一面走，一面尋求。所以先是配合，之後才知道，真要配合必然與信仰抵觸，轉而採取反對的立場。日後，倪被判為反革命集團首領，就是因他實質是不參加「三自愛國運動」，不接受政府改造信仰，使信仰變質，成為政治機構的附屬物。

三、倪氏與三自革新運動的關係中，是否表示他與現實妥協，不願走殉道的路呢？他的殉道史觀該重新審視？

他若害怕殉道，當他在香港受勸阻不要回中國時，就不會回去了。準備回中國時，他說了心境：「我不以性命為念，若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裏面，我必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顧惜。」⁷⁶表示他抱著捨命的打算，為著神的兒女，毅然決然回中國去面對風暴。在其思想掙扎的過程中，他甚至作了「求死」的禱告。對他而言，這遠比肉身殉道更為艱難。所以，他在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中，在沒有違背信仰的原則下，似乎暫時選擇妥協（順服），為著福音能繼續開展。待情勢漸漸清楚，他確定的走上殉道之路。于中旻說， he 自己是對「小群」有成見的人。但論到倪氏的殉道他仍是肯定的說，「講公道話，以倪的才慧，如果投身入夥，其前程功名，會超過任何批鬥他的人，包括現在批鬥他的人，且會有升無黜，有榮無辱；只是他選擇受苦，而以身殉道。」⁷⁷

⁷² 邢福增著：《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所，2005，初版），頁 27。

⁷³ 江守道著：《倪柝聲，倪柝聲生平特輯》（香港：拾珍出版社，2010），頁 358。

⁷⁴ 金彌爾（Angus I. Kinner）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7），頁 271。

⁷⁵ 盧昭靈：《景風，七十三期，三自愛國運動成立始末》（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83），頁 19。

⁷⁶ 金彌耳（Angus I. Kinner）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7），頁 194。

⁷⁷ 余中旻、倪徐恩秀、陳終道等著：《對再批鬥倪柝聲的評議》（金燈臺出版社，2004，初版），頁 20。

倪氏殉道了。他被監禁前固然為著福音在中國能繼續傳揚，想採取一些不惹動政府的作法，卻沒有成功。雖然，局勢的發展不是照他所想的，但他關於中國福音開展的盼望，要用福音打下中國的預言，神卻奇妙的用另一種方式得到了成就。⁷⁸

倪柝聲所受的指控與判決

倪柝聲所受的指控，是否為事實有諸多討論，也在許多著作中被提及。在網路的論壇上，更是引起熱烈討論。本文在此就著相關文獻作回顧與回應。1952年4月10日（三反五反運動中）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逮捕關押。直到4年後的1956年（肅反運動中），才與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公開控訴。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書中有當時報紙的報導和起訴書等相關珍貴史料。吳氏指出，在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之前，國內宗教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中，天主教裡首推龔品梅，而基督教裡首推倪柝聲。那時倪除了「傳道人」的身份外，還兼具「資本家」的身份。在倪領導下的基督徒人數居於全國第一位。他若不能配合政府的宗教政策，自然產生了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他的資本家身份也必然受到中共經濟政策的影響而成為政府整肅的對象。⁷⁹

金彌耳的《中流砥柱——倪柝聲傳》，第十八章「試煉」收集不少倪氏受指控的資料。包括控訴會、政府官方報告、政治學習小組資料、上海高等法院的判決書內容等。金氏認為，殉道者的血不會白流。一粒麥子死了，會結出許多子粒。這一果效在改革開放後，驚人的顯示出來。⁸⁰

江守道所著《倪柝聲》與查時傑所著《倪柝聲——中國教會聚會所創始人》，都簡單記述倪氏被捕與所受的判決。並且肯定倪氏為主殉道，給中外的信徒留下深遠的榜樣與影響。

富有爭議的梁家麟所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⁸¹。梁氏這書，本不想放入文中的，但為了資料的完整性，仍不得不涉及。此書詳細列出倪氏所受的指控與罪狀，並蓄意抹黑倪氏，論據極有誤導的成分，對於倪氏的批評甚為不合理。⁸²文中使用一些所謂「政府」，「證據」。甚至連當時「鬥爭」或「控訴運動」羅織的罪名也當作證據。這些資料的可信度實在太低，卻被此書當作有力證據。⁸³

後有，余中旻、倪徐恩秀、陳終道、周子堅等著書回應《倪柝聲的榮辱升黜》，編輯成《對再批鬥倪柝聲的評議》，對於批倪事件與書中的論點一一提出批評與反駁。于中閔在《我看批倪事件》一文中說，《倪柝聲的榮辱升黜》照舊俗類分，可歸於「扒糞文學」，品流極低，屬於「黑函」的書，本不值得作評。于氏因著實在看不過去，為免有人受矇騙，也避免神學院蒙羞之故，才作評論。于氏從題目，質疑梁氏的書寫能力；也從他資料的來源，質疑其客觀性；還有從他的

⁷⁸ 今日中國基督徒人口，很可能超過一億人，應驗了倪的心願。倪氏六十年前說，移民的事如果能穀大量的作，我相信沒有多少年，中國要打下來。今天如果再像從前一樣，一個一個的救人，再過一千年也沒有辦法。今天，在中國信主的人，天主教的不算，更正教連我們還不過只有幾十萬人，大概是六十萬人。一百多年的傳福音，只有六十萬人！就是在這六十萬人中，有多少人得救，我們還不知道。所以，如果神在這裡作，我相信，要有一條得勝的福音的路出去。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五冊，教會的事務》（台灣福音書房，1997），頁94。

⁷⁹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9-10。

⁸⁰ 金彌耳（Angus I. Kinner）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7），頁。

⁸¹ 梁家麟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

⁸² 余中旻、倪徐恩秀、陳終道、周子堅等著：《對再批鬥倪柝聲的評議，反駁梁家麟著的倪柝聲的榮辱升黜》（金燈臺出版社，2004，初版），頁91。

⁸³ 余中旻、倪徐恩秀、陳終道、周子堅等著：《對再批鬥倪柝聲的評議，我看批倪事件》（金燈臺出版社，2004，初版），頁16~17。

推理，質疑其治學的態度；對於他所提的證據，感覺荒唐之至。並且對於書中特別暴露倪的淫亂，而稱梁為「扒糞手」。⁸⁴周子堅對於此書的評論是：對於倪的指控根本沒有新的證據；採用一些無法置信的證據；曲解對倪有利的證據；將自己代入當事人的想法以圖抹黑。總結來說，梁氏以「幻想」作為「事實」。⁸⁵

關於倪柝聲被控的罪狀，上海市檢察院的起訴書附有二千多頁的「人證」和「物證」。這檔案迄今尚未正式對外公開以供史家予以客觀鑑定其真實性。鑑於中共於文化大革命中對史實的處理方式，其中誇大不實之處勢恐難免。⁸⁶

一九五六年元月，正式在上海的法庭舉行公開聽證會，倪氏被控的罪名有五項：支持帝國主義與國民政府、反對民眾運動、敗壞青年、破壞生產、犯淫亂惡行。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倪柝聲由法院正式判決，認定他為基督教界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據此判他十五年監禁及勞動改造。⁸⁷倪柝聲的被定罪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被定罪為一個「集團」的首領。⁸⁸

倪氏被控的五項罪行中，除了反革命一項，所控訴的其他罪行，未列入判決書中，顯然指控歸指控，因無證據不能定案。⁸⁹查時傑與吳秀良，所提到的判決都只有一項，而金彌耳提到，判決書上，被定罪的理由有兩項：宗教內部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其次是生化藥廠違反經濟管理條例。不過金也補充說：所謂的經濟問題，是以新的經濟管理條例，來追究此條例公佈前的生化藥廠的經營狀態，甚至將國民黨存續期間賬目，按新的收稅法來核算。⁹⁰所以，雖然有許多指控，但真正「定罪」只有一項，就是反革命集團首領。這樣的定罪，也凸顯了倪氏所受的監禁，純粹是為了教會與信仰的緣故。在外人來看是「定罪」，對他而言卻是「表白」。希望能藉著這方面更多的研究，並隨著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使當局能重新審視對倪柝聲的判決，也使他的出版能自由發行。

這個段落給的標題是「指控」與「判決」，是為了分別二者的不同。指控的項目可能從各方而來，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背景與動機，而加給倪許多惡名與罪名。但判決則需要有憑有據，雖然也可能捏照，但大致上可視為指控項目一一檢視後的結論。而倪氏確定的罪名，總結就是一項，然而這罪名對他而言，不是羞辱乃是榮耀；對信徒而言，不是藐視乃是榜樣。

可能還是有人想問，那倪氏到底還有沒有犯其他罪呢？本文以約翰九章，法利賽人與瞎子的對話作為回答。『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眼的人來，對他說，你當將榮耀歸與神，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那人回答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現在看見了。』（約九 24~25）正如陳則信所作的見證：「若有人要問我，倪弟兄有沒有犯過這許多的罪呢？我頭一個答案，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犯這些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得救，感謝神！藉着他我已經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屬靈的情形相當低落，感謝神！藉着他我被帶進很大的復興！我一生蒙主藉他帶給我的屬靈幫助，可以說沒有辦法計算！這是我所知道的。」⁹¹

⁸⁴ 余中旻、倪徐恩秀、陳終道、周子堅等著：《對再批門倪柝聲的評議，我看批倪事件》（金燈臺出版社，2004，初版），頁 17。

⁸⁵ 余中旻、倪徐恩秀、陳終道、周子堅等著：《對再批門倪柝聲的評議，反駁梁家麟著的倪柝聲的榮辱升黜》（金燈臺出版社，2004，初版）。

⁸⁶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 13。

⁸⁷ 查時傑著：《倪柝聲生平特輯，倪柝聲—中國教會聚會所創始人》（香港：拾珍出版社，2010），頁 407~408。

⁸⁸ 吳秀良著：《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比遜河出版社，2004，初版），頁 9。

⁸⁹ 查時傑著：《倪柝聲生平特輯，倪柝聲—中國教會聚會所創始人》（香港：拾珍出版社，2010），頁 407~408。

⁹⁰ 金彌耳（Angus I. Kinner）著，戴致進譯：《中流砥柱—倪柝聲傳》（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7），頁 221~222。

⁹¹ 陳則信著：《我對倪柝聲弟兄的認識，倪柝聲生平特輯》（香港：拾珍出版社，2010），頁 420~421。

結論

最後以，三個提醒、四個盼望、一座浮橋作為結論：

提醒一：回顧近四十年來，從倪柝聲的相關傳記開始，陸續有許多學者著手於倪氏神學思想的研究。結果自是有褒有貶，有贊同有反對，但對於倪氏的巨大貢獻與影響卻是一致的共識。這些在學術上，理性的討論無疑幫助讀者更認識倪氏的思想，相信也是眾人所樂見的。但本文在此願為著年幼的讀者發出提醒：連曦與梁家麟二位學者對倪氏的研究，其動機可疑，研究手法也相當粗糙，有蓄意抹黑之嫌。請謹慎分辨並留意。

提醒二：對於倪氏教會觀的批評有個一致的特色，就是幾乎沒有任何作者根據聖經的論證提出討論，只提出一些理念與邏輯上或實行上的質疑（如大城市如何一地一會）。但倪氏一再強調他的教會觀都是照著聖經，並非傳統與潮流，以致這二者較難形成對話，甚為可惜。舉例而言，倪氏照著聖經的榜樣與原則，定罪宗派並提出一地一會，招致很大的攻擊，認為不該將聖經榜樣當命令。但會堂與宗派的存在，是根據所謂歷史的傳統而形成。因這是傳統，無法改變，這樣的邏輯卻能被大多數的學者所接受並容忍。難道聖經榜樣還低於歷史與傳統嗎？提醒讀者再思。

提醒三：對於倪柝聲到底有沒有錯的問題，若是神學思想上的，我們樂見其討論。但若是道德與人格上的，則是無益且有損的討論。聖經裏固然記載了許多神僕人的軟弱與失敗，但那是聖靈的默示，不是出於人意的暴露。創世記第九章固然記載了挪亞的失敗，但遭咒詛的卻是依照事實揭露父親失敗的含。真理可以辯論，但審判的事該交給主。祂將照出暗中的隱情，也要顯明人心的意圖。（林前四 5）提醒讀者揀選生命的道路。

盼望一：倪氏的論述方式並非系統的，說教式的論證。他以幫助信徒經歷屬靈生命與教會實行和建造為導向，非學術性著作。因而使人懷疑他有神學上的錯誤，或是極端、不平衡之處。因為平衡的觀點可能出現在其他講章，使讀者無法適時得到平衡的論證。特別是論及倪氏的人觀或《屬靈人》時，有心人也藉此採用一些較極端的發表，來誤導讀者對倪氏思想的領會。這是讀倪氏著作與相關評論時，所該留意的特點，當以此為異，但不需以此為誤。盼望，當盡力領會而非盡力誤會。

盼望二：有關倪柝聲的神學，以及他對中國教會與中國神學界持續的影響，學者們多傾向於注意倪柝聲的人觀或教會觀，但是，卻少有人提到他的「聖靈觀」。⁹²其他如，神觀、基督觀、救恩觀等雖有部分專文討論，但數量仍是不多。本文對於這些主題的回顧與評析也未涵蓋，盼望，日後有更多倪氏其他思想主題的討論；而筆者的回顧與評析也能繼續完成。

盼望三：不僅留意倪氏屬靈生命的供應或所謂屬靈人的神學，更能體會他思想的中心線與負擔。誠如李常受所說倪的本意：「今天有人出版倪弟兄在屬靈一面關於基督作我們生命的書籍，卻不出版在實行一面關於召會的信息。因著關於基督作生命的書幫助了許許多多人，今天倪弟兄非常出名。但這與他的本意完全相反。」⁹³倪柝聲職事的中心，一直是論到基督作生命，為著建造基督生機的身體。⁹⁴盼日後更多的研究能注重倪氏思想的中心與目標，相信將為神的兒女與眾教會帶來更大的益處。

盼望四：引用美國新澤西的史密斯先生在國會的發言：「據估計，中國有一億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數百萬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倪柝聲的屬靈後代。另有幾百萬基督徒因倪柝聲對全球基督教

⁹² 許宏度主編，廖元威、呂沛淵等著：《屬靈實際的追尋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聲的思想》（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3，初版），頁 50。

⁹³ 李常受著：《召會與地方召會的歷史》（台灣福音書房，2011，初版），頁 89。

⁹⁴ 李常受著：《召會與地方召會的歷史》（台灣福音書房，2011，初版），頁 90。

的貢獻(他是第一位對西方基督徒具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和他對全球屬靈文化的貢獻為榮。遺憾的是，倪柝聲的著作在中國遭正式查禁；與此同時，其價值卻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發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聲的著作能在中國自由地出版發行。」⁹⁵ 這確實是所有關心中國的基督徒所深深期盼與禱告的。

末了，以倪柝聲所說的「浮橋」一詞，作為結語：「我們所相信的，乃是聖經的話，除此之外，人的遺傳、意見、和解釋，乃是我們所不信任的。無論人責我們為異端、為邪說、為不合聖經，我們都不暇顧，我們只知聖經到底是說甚麼。...如果我們錯了，我們真是願意受教；請知道我們錯了的人將聖經的教訓—不是人的見解—指明給我們看。...我們絕對不願意我們的讀者，囫圇吞棗似的跟從了我們。...我們很直的對弟兄們說，我們確實的不承認我們是像寫聖經者的先知們那樣的受默示而書寫。我們是會錯誤的。雖然愛慕基督徒報者現在一天多過一天，然而，知道基督徒報的缺欠者，恐怕沒有一人比編者知道得更清楚。主也知道我們的缺點。我們願意每一個的讀者，將我們的信息，與聖經的教訓去校對。如果相同，就請你出代價來遵行。如果不同，我們勸你千萬應當拒絕。切不要因信任基督徒報，以及編者的緣故而盲從。我們獨一的目的，就是領人親近神活的道，和寫的道。如果人能親近基督和聖經，我們的工作就已得著極大的獎賞了。願意基督徒報只作浮橋，願意被忘記而無所得。」⁹⁶

李俊輝

⁹⁵ 美國國會眾議院表彰中國宣教士倪柝聲。Vol. 155 No. 117, 2009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於華盛頓。

⁹⁶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七冊：《基督徒報（卷五）》〈問答（七）〉，（臺灣福音書房，1991）頁 156~158。